



让您迷醉的香艳小说
(香港)岑凯伦 著



七彩美女花



七彩美女花

岑凯伦 著

(陕)新登字 015 号

1b

责任编辑：李成锁

封面设计：芳 蕾

七彩美女花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5 字数：85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 1 日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 册

ISBN 7—80594—027—4/I·6

定价：4.3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少女沈尹白，温柔、天真而又时髦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拥有六个堂姐堂妹，她们分别是单纯而美丽的台湾女孩沈台青，深沉美丽的大陆女孩沈描红，还有带外国血统的沈翡翠、维奥丽沈等。她们一个比一个长得美丽，堪称“七彩美女花”。沈尹白与她们相聚时，陶醉在姐妹之爱的天伦之乐中，尽管她的第一任情人、翩翩美少年纪敦木被沈台青“抢”去了，成熟而又富有的第二任情人韩明生也被沈描红“夺走”，然而，她却能够潇洒地面对情场失意，最终邂逅到意中人……

沈尹白只有两个烦恼，一：晚上不肯上床，二：早上起不了床。奇怪，都跟床有关系，弗洛伊德的信徒恐怕要想入非非。

清晨七时闹钟鬼叫的时候，开朗豁达的尹白开始辗转呻吟，同本市其他十万名事业女性一样，喃喃咒骂春宵苦短，又得早朝。

尹白进浴室站在莲蓬头下开猛水冲走瞌睡虫，她母亲趁这个机会跟进来同她说话。

“尹白，下了班记得回来吃饭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台青同她父母自台北来。”

“叫你把睡房腾出一角来安置台青，到现在还没有做。”

尹白用大毛巾擦干短发，“我没有时间。”

接着描一描眼睛，擦些口红，套上本季最新夏装。

“由我动手，不得埋怨。”

尹白问：“他们一家人为什么不住酒店？”

“尹白，我不准你说这种缺乏人情味的話。”

“我最喜欢酒店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不知多方便：半夜起来淋浴、白天埋头苦睡，都不会有人过问。”

她抓起手袋，走到客厅，一杯红茶已在饭桌上等她：两个茶包，加半杯牛奶，不加糖，天天由母亲替她准备妥当，尹白感动了。

于是转头跟母亲说：“好吧，看在客人是你丈夫的哥哥的女儿份上，我且与台青合用一个房间，七天，至多七天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”她母亲不服气，“沈国武，你来听听你女儿的口角。”

沈国武把手上其中一只公事包递给女儿，“我们赶上班，晚上再理论。”

“咄，幸亏我亦有一份优差，”沈太太嗤之以鼻，“不然真给你们看扁。”

一家三口齐齐出门，把三间房间的公寓交给家务助理看管。

沈国武把车子驶下山，朝银行区开去。

他们是公务员之家。

沈国武是建筑署的工程师，妻子在官立中学教英文，尹白去年自伦敦大学归来，即刻考到政务主任一职。

尹白一直接触的只是安定繁荣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放眼看去，只觉一片光明，对她来说，社会唯一的阴暗面，也许只是十五岁念中三那年，有同学甲诬告她测验作弊，使她弱小的的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。

沈国武有意把女儿栽培成这样一个无忧无虑，平凡中带些特殊气质的女孩子。

因为上一代的经历太不一样。

五十年代，沈国武偕比他大一岁的二哥锦武申请南下投靠表叔，少年人半工半读成绩斐然，表叔待两位勤奋谦和的侄子至厚至诚，结果两兄弟却辜负了表叔。

先是国武考到奖学金进工业专门学校读机械工程，接着锦武应聘去台北工作。

经济独立后，他们并没有娶表妹为妻。

表叔开头非常生气，三五七载之后，待嫁掉女儿，心境方慢慢平复。

沈国武觉得他们那一辈子吃了太多不必要的苦头，一有机会安居乐业，养下这个女儿，便决定尽他全力给小孩最最好的环境成长。

六十年代骚动，尹白只有两岁多，两夫妻在电视荧幕上看到种种暴乱情况，交换一个眼色，明白到个人力量太过渺小，他们并不能向孩子保证什么，于是同意不再把小生命带到世界来。

一个尹白已经足够。

就在这一年，尹白的堂妹台青也跟着在台北出生。

尹白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妹妹。

因为每次台青一出现，尹白的母亲就会过去把她抱在怀里，用平常从来不用的肉麻声调说：“唉呀唉呀台青你怎么会长得这么可爱。”

台青的母亲是台湾本省人，带点荷兰血统，这一点点因子，到了台青身上，就化为浓眉长睫雪肤，小时似洋囡囡，去年连尹白看到她新拍的生活照，也忍不住赞一声“宝岛美女”。

两姐妹唯一相似之处，便是一管笔直的鼻子。

台青在东海大学念建筑系二年级。

她父亲，也只生她一个。

当下沈国武的车子已经驶到市区。

沈太太问：“明天吃饭，要不要把你表叔也请出来？”

沈国武犹疑片刻，“我们改天再请老人家。”

沈太太点头说：“是，怕你表妹不高兴。”

尹白听到表叔表妹这两个名词，忍不住哈哈哈哈哈笑出来，笑声清脆玲珑、悦耳动听，象是要一直传开去，传开去，钻进艳阳天里去。

人，只有在极年轻开心的时候，才会发出这样银铃似笑声。

沈氏夫妇沾染了女儿的快乐。

尹白最先下车，她拢一拢半干的短发，用小跑步走上办公室去。趁老板还未回来，摊开英文早报先读了头条。

电话铃响，尹白完全知道这是谁。

这是她裙下众多追逐者中最有希望的一位，叫纪敦木。

每朝这个时候，他总是要与她通一次消息。

今天他说：“尹白，下班我俩先去喝一杯，然后到一个好地方跳舞。”讲的是一口美国英语。

“今天不行，我家有亲戚到。”尹白回他以纯正牛津口音。

“呵，我有没有机会出席？”

“要付出代价的，”尹白笑，“亮过相之后你就得靠我。”

“这代价不算可怕，我也付得起。”

“明天再见，我老板出现了。”

挂上电话，尹白嘴角仍孕育着笑意，她老板是位有事业没对象的新中年，看到尹白这种表情，十分感叹，年轻真的这么好？

嘴里忍不住刻薄起来，她对尹白说：“你们的世界好似没有烦恼，告诉我，真的连一国两制都不担心？”

尹白一怔，顺口答：“这并不是今年或是明年的事呀。”

一句话就把中年人多愁多病的心击倒，她老板瞪她一眼，

心想：我会让你顺利过关升级才怪。

尹白不在乎。

家里早替她作好安排。

她父亲已筹备退休移民加拿大，明年年中一定可以成行，所以才催台北亲眷前来一聚。

尹白当然要跟着一起走，她打算继续升学，投考法律系，这样，又可以在校园里多耽几年。

尹白当然不笨，她也充分知道，一个女孩子，最好的，不过是这三五载光景，之后朱颜就渐渐褪色，世界也跟着苍白腌渍起来。届时遇到的看到的，不外是些猥琐的人与事。

欢乐要趁今朝。

义无反顾。

下班，纪的车子已经在等她，一点都没有不耐烦，轻轻把头探出来问：“真的乖乖回家陪亲戚吃饭？”

再过十年八年，还有谁会开心。

尹白笑嘻嘻地把公事包扔进车厢，跟着坐上去。

纪青到底不甘心，在山顶兜个圈子才把尹白送回家。

尹白进家门便听见欢笑声。

尹白知道客人已经来了。

一照脸她先看见妹妹台青，四目交投，尹白头一个呆住。

台青比起前两年又长高了，已把中学生颈后见青的头发留长，标准鹅蛋脸，大眼睛，嘴角隐隐透着傲气，横看、直看、后看、前看，都是个不可多得的标致人物。

一方面台青也在打量尹白，只见沈大小姐一身雪白的麻质套装，上了这些时候的班，一点不见倦容，微褐色的皮肤衬着秀丽五官，活象朵茶玫，头发剪得极短，一定是最时髦

的款式，曾听婶母说过，这位姐姐，平生最大嗜好，便是追求时道，看样子果然不错，她手中公事包尚未放下，更显得英姿勃勃。

尹白走过去，习惯成自然，伸出手来，要与台青相握。

台青到底没有尹白洋派，要犹疑一下，才与姐姐握手。

两对大人笑了起来。

尹白连忙叫伯伯伯母。

沈国武说：“两人比一比，看谁高一点。”

尹白笑同台青道：“你的叔父总以为我们永远只有七岁。”

尹白的英文，台青虽然听懂了，却偷偷地皱一皱眉头。

明明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人住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偏偏爱说外语。

还是背对背的比了一比，尹白穿着半跟鞋，算一算，台青还要比她高两公分左右。

尹白端着她的红茶出来听大人们聊天。

才三数句话，就知道她的二伯伯环境十分不错。

因为他说：“……便宜呀，那么座好的房子，建在山岗上，七个房间，门前一排樱花树，私家行车道下埋着暖管，冬天通了电，积雪自动融化。并不用铲雪，开价才八十多万而已。”

尹白睁大了眼睛。

都说北美洲几个大埠的房产价格由台湾人抢高，尹白现在相信了。

一旁的台青好象没有太大兴趣，轻轻问尹白：“听婶婶说，你有几本关于中国风景的画册，可否借我一阅？”

尹白站起来，“当然。”

进房里一看，才发觉多了张折床。

尹白笑说：“我知道你对这本中国庭院建筑最感兴趣。

台青笑，“是的。”

尹白呆观她的笑脸，忍不住想：真好看真赏心悦目。

又想：异性看了不知有什么感觉。

尹白一边说“你请自便”一边匆匆出去听二伯伯的高论。

大了几岁，比较经济实惠，喜欢这种话题，毕竟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。

只听得他二伯伯的语气忽然变得十分感慨，“老三，你想想，比较起来，我们是多么苦难。”

尹白忍不住，发表高见：“可是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呀，事情可以更坏，别忘记南非遭种族隔离的黑人，还有，两伊战争已经打得比二次大战还久，我们应当乐观点。”

她朝二伯伯眨眨眼。

身为长辈的沈锦武一怔，随即呵呵笑，“是是，尹白说得对。”

尹白正得意，只见母亲朝她使一个眼色，她只得噤声。

过一会儿，两位沈太太交接耳的谈起家常来，尹白索性离开了女人堆，把椅子往父亲那边挪。

她父亲说：“把台青也送过来吧，有尹白陪她读书。”

尹白听得心痒难搔，又不好意思再搭嘴，母亲已再三警告过，二伯伯他们中国人规矩很重，晚辈，尤其是女孩子，最好在大人面前表现得庄重一点。

“我是有这个打算，过一两年，咱们弟兄或许可在那边会合。”

沈国武沉默一会儿才说：“老大能出来就好了。”

“他想法跟我们不一样。”

尹白竖起了耳朵。

“三十多年没见，对于这次重逢，我有种做梦的感觉。”

“午夜梦回，历历在目，还记得老大送我俩到火车站，含泪话别，晃眼竟这些日子了。”

尹白听着听着，也蓦然觉得如水流年汨汨而去，可惊可叹可怕，脸上有点变色。

她知道父亲及二伯口中的老大是她的大伯伯沈维武。

沈维武三兄弟中，尹白的父亲最小。

尹白正在聆听，忽觉有人轻轻推她，抬起一看，原来是台青，想是有话要同她说。

姐妹俩走到露台上。

台青问：“你见过大伯伯没有？”

尹白摇摇头。

台青有点紧张，“听说他是那个党的党员。”

尹白忍不住笑，把头侧向一边。

台青对姐姐的揶揄十分不满，形诸于色，尹白怕她尴尬，只得拍拍她肩膀，“我肯定大伯伯也是两只眼睛一管鼻子，来，我有他的资料，拿给你看。”

台青十分好奇。

尹白取起一只文件夹子，小心地抽出一张剪报，递给台青。

台青轻轻读：“文汇报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稿：据透露，今年四月三十日，中华全国总工会将把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奖章授予沈维武。”

“沈维武如今是全国化工行业中大名鼎鼎的人物，成了千

百万人的楷模。”

台青意外的抬起头来。

“请读下去。”

“沈维武现为高级工程师，中国炭黑学会理事，他在从事炭黑生产的二十多年中，创出近百项技术革新成果，自八三年任鞍山市化工二厂厂长后，工厂产量和利税三年增加一倍多，英国邓禄普轮胎公司已使用这厂的炭黑作配料。去年，这个拥有一千一百多人的工厂产炭黑二万吨，实现利税一千七百四十万元。”

尹白骄傲的说：“这样的人才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，早已被视为商业奇才。”

台青的声音有点颤抖，“沈维武在旧上海租界长大，四九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工程系，五二年以全优成绩毕业……”她放下剪报，“旧上海？”

“是，旧上海，”尹白点点头，“外国人说‘我被上海了’的那个旧上海。”

“就是我们要去的上海？”

“同一个上海。”

台青觉得有点不胜负荷，吁出一口气，跌坐椅上。

“二伯伯没有把行程告诉你吗？”

“真的要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件事。”

尹白完全明白，中学时读地理科查地图，只把整个中国当作外国看待，地名照用英语拼出，一视同仁，感觉上远得不得了。

随后跟父母出外旅行，每到一个大都会，便在地图上把那个城市用红笔划一条底线。

除出里奥热内卢，说想去上海。

台青说：“父亲本来还想顺道上北平。”

尹白说：“北平，京戏。”

“不，北平、平剧。”

尹白心里说，好，你是妹妹，让你一次半次又何妨。

吃完饭，出乎尹白意料之外，她二伯一家竟回酒店休息，原来他们根本没有打算骚扰亲戚。

尹白母女倒是松口气，立刻解除武装，淋浴看报休息听音乐，各适其所。

这才了解到，自由自在是多么重要。

尹白对母亲说：“看，我就知道根本不用收拾床铺，他们早订了酒店套房。”

沈太太问：“你觉得台青怎么样？”

尹白转弯抹角的答：“如果你以为我们由同一祖父所出就情投意合便大错特错。”

沈太太看女儿一眼，“她探完亲回来，可是要住在这里一段日子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没听二伯伯说？台青要赴加拿大留学，所以暑假住我们这里。”

尹白跳起来，“她知不知道现在华航有直飞班机直抵温哥华？”

“我不许你这样说，你祖父只生他们兄弟三个，你叔伯也统共只有你们三个女孩，尹白，我要你对她们似亲姐妹一样。”

“三个？”尹白怔住，“母亲你加数退步了，总共一青一白才两个。”

沈太太抿着嘴笑，“还有一位。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你大伯的千金。”

尹白静下来，“呵对，大伯伯的女儿。”

“噯，比台青大，比你小。”

尹白哎呀一声，“这个大姐不好做。”

“有资格做姐姐，连我都羡慕你。”

尹白又笑，“在中国，不怕不怕。”

“现在旅游也放宽啦，你父亲要接她出来玩。”

尹白怔怔的，没想到两岸政策一旦松弛，第一个受打击的便是她，独生女矜贵身份不复存在，这个暑假，沈家将挤满沈小姐，比她漂亮比她温柔都有，这简直就是沈尹白的身份危机。

她对母亲说：“我知道你们要惩罚我已经有一段日子了，没想到用这样歹毒的方法。”

“尹白，你这个人仿佛欠缺爱心。”

“对；就不爱别人，只爱自己，人人自爱，社会就美丽健康。”

沈太太不住把嘴里一口龙井茶喷出来，笑得咳嗽，“噫，真是社会的精英，说出这种论调来。”

尹白不以为然。“我在西人统治的大都会成长，受的是西方教育，我不懂道貌岸然假惺惺之乎者也仁义道德，我背上没有三千年重的文化包袱。”

“换句话说，你吃醋了，你妒忌妹妹有文化。”

是，尹白颓然。还有妹妹那吹弹得破的皮肤、妹妹对专业的认识，妹妹有中国女孩气质，她没有，人比人比死人，她

不愿意受比。

尹白站起来，“我去泳池。”

“已经晒得够黑了，你看台青多白皙，人家在校园中走路都用阳伞。”

尹白发呆，将来毕了业，到建筑地盘督工，也撑一把裙边伞，往肩膀一搁，的溜溜地转动？

不可思议。

反正不能比人白，就得努力做得比人黑，这点尹白省得。

跳下池中游了十个塘，一切烦恼烟消云散。

尹白的泳术并不十分好。任何一件事如果要做到八十分以上，都需要花极大的功夫心血，少年时的尹白像本市所有中学生，全神贯注背书考试，联考以六四乙的成绩胜出，却只不过是中上分数。

尹白很感慨，她为此没有练好法文、网球、游泳、交际舞及牧童笛。除去一口标准英语；她并无其他天份，因此特别爱讲英语，一定是这个缘故。

回到家中，母亲同她说：“纪敦木打过电话来。”

尹白嗯了一声。

沈先生略表不满，“仍是那个混血儿吗？”

尹白不出声。

沈太太给丈夫一个眼色，“做做朋友无所谓。”

沈先生犹自说：“混血儿古怪的多。”

尹白忍不住笑，“有什么正式的统计数字支持你的论点？”

沈太太说：“你们换一个话题吧，让尹白有社交的自由。”

尹白一边进房一边说：“谢谢你母亲。”

沈太太推了丈夫一下，“你再噜嗦，她一烦，不是立刻去

嫁他，就是搬出外住不受你管，真不识时务。”

沈先生不服，“那个纪敦木有一双贼眼。”

“沈国武，你老了。”

“是，”沈老三索性豁出去，“我怕他自我手中把尹白夺去，我不忿，我妒忌，好了没有？”

“神经病。”

他忽然笑了，“在你口中，我一直是个神经病。老二说过，身为男人假如一生中没有机会被女生叫过神经病，损失太大。记得吗，第一次约你，递上小束毋忘我的时候，就被你叫神经病。”

沈太太一怔，“有吗，我这样叫你？”她侧头想一想，“未免太小家子气了。”她直笑。

尹白在走廊中把这番话全听在耳朵里，不禁会心微笑。

第二天与纪敦木午餐时，她问他：“有没有人说过你是神经病？”

小纪大吃一惊，“老天，没有。”

他不知道他的损失有多大，尹白微微笑。

“对，令表妹长得可漂亮？”小纪的字典中没有堂妹这种词汇。

“没说话。”

“比你更好看？”

尹白内心惊喜，表面不动声色，只是笑吟吟，“说你是井底之蛙真没错，我与我妹妹提鞋都不配。”

“有机会让我见见她。”

“人家很忙，要随父母去上海探亲。”

“呵那个你讲过不止一百次的探亲壮举。”